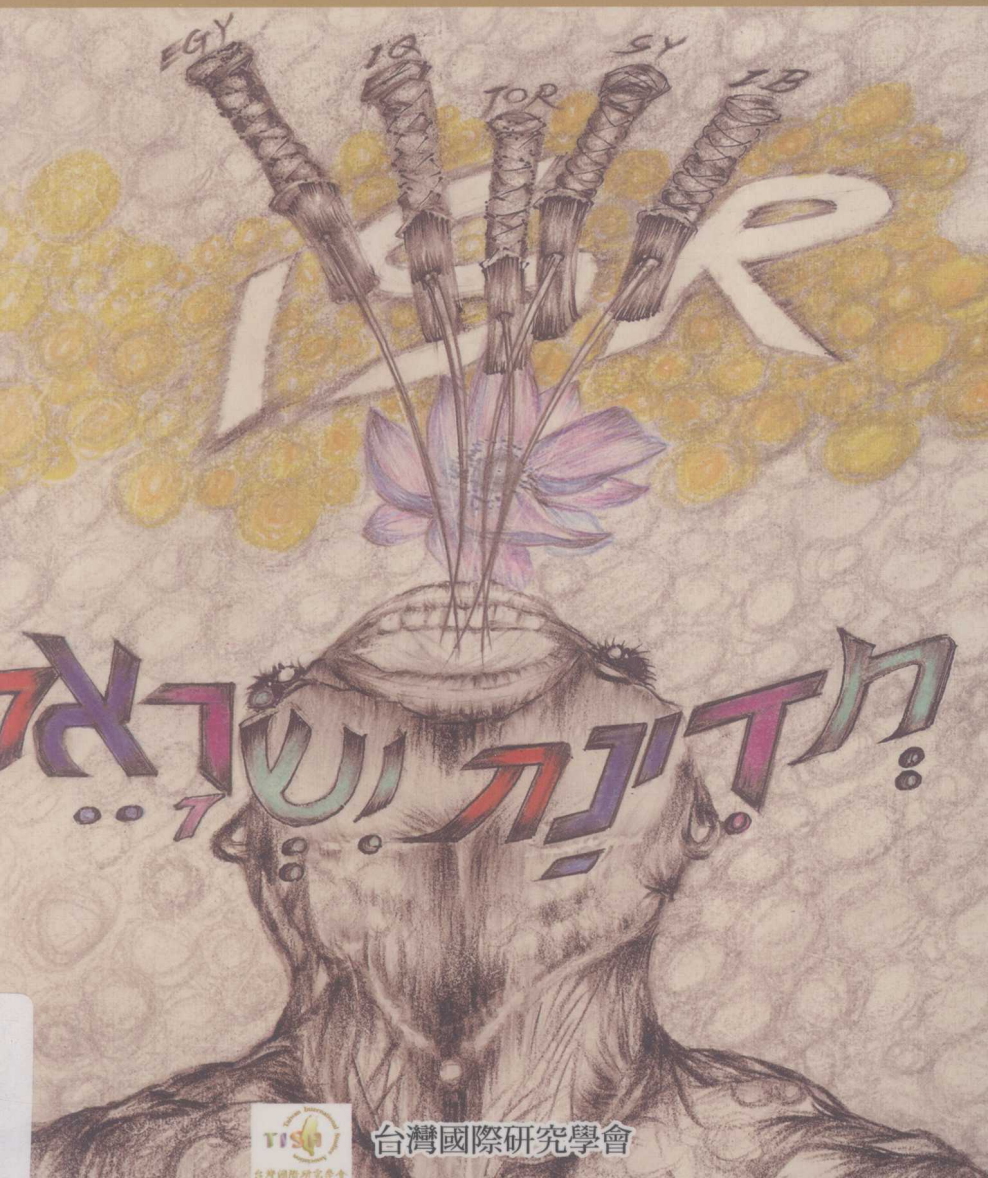


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

施正鋒 主編



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

施正鋒 主編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出版

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

2012年5月初版發行

編者 施正鋒
發行人 莊錦農
出版者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地址 (10694)台北市光復南路102號11樓
電話 02-2778-8152
製作 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 02-2382-1169

總經銷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洪詩棠
法律顧問 曾榮振律師
地址 台北市100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之11
電話 02-2382-1120
傳真 02-2331-4416
網址 <http://www.hanlu.com.tw>
信箱 hanlu@hanlu.com.tw
大陸展售 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廈門市湖里區悅華路8號外圖物流大廈4樓
電話 86-592-2986298

ATM轉帳 107-540-458-934 中國信託城中分行(代號822)
郵政劃撥 15718419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加入會員，直購優惠。

書局缺書，請告訴店家代訂或補書，或向本公司直購。

定價 新臺幣 40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 / 施正鋒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12.05

面：15×21公分(台灣國際研究叢書：18)

ISBN 978-986-86095-7-0 (平裝)

1. 民主政治 2. 文集 3. 以色列

574.353

10100900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瞭解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時間：2011年9月17日（六）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進修推廣學院一樓演講堂

時間	議程	
09:30	主辦單位致詞：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長 莊錦農	
09:50 11:10	主持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莊錦農	
	猶太人的歷史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杜子信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黃琬琇	評論人：蔡源林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以色列的國家認同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紀舜傑	評論人：顏建發 副教授 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美國的承認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施正鋒	評論人：布興·大立 院長 玉山神學院
11:10	會員大會暨午餐	
12:40 14:00	主持人：津田塾大學名譽教授 許世楷	
	以色列的政黨政治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郭秋慶	評論人：謝敏捷 主任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以色列的選舉制度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教授 李憲榮	評論人：蔡啓清 榮譽教授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以色列的憲政體制 東華大學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石忠山	評論人：洪茂雄 教授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
14:00	休息	
14:10 15:30	主持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莊錦農	
	以色列的正義轉型與納粹餘孽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范盛保	評論人：林健次 副教授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張國城	評論人：李榮秋 退休副教授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以色列的國防武力與中東安全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吳東林	評論人：翁明賢 所長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5:30	休息	

15:40 17:00	主持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林玉休	
	以色列的語言政策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張學謙	評論人：莊錦農 榮譽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以色列的教育政策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副教授 胡茹萍	評論人：闕河嘉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 發展學系
	以色列的族群關係與政策 興國管理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謝國斌	評論人：陳延輝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召集人：莊理事長錦農、施副理事長正鋒

聯絡人：胡秘書長茹萍、丁秘書俐文

目次

從飄泊民族到建國之路——猶太復國主義之形成及演變 杜子信、黃琬琚	1
以色列的國家認同——集中營與巴勒斯坦的推拉 紀舜傑	33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美國的承認	施正鋒 53
以色列的多黨政治與聯合政府組建	郭秋慶 107
從 1992 年選制改革看以色列國會選舉制度..	李憲榮 133
當代以色列憲政體制	石忠山 159
猶太人大屠殺進程及轉型正義——以審判及成 立紀念館為例	范盛保 211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資產——對台灣外交處境的 啓示	張國城 229
以色列國防軍與中東安全	吳東林 261
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振的 經驗	張學謙 295
以色列教育初探	胡茹萍 329
以色列的族群政治	謝國斌 357

從飄泊民族到建國之路 ——猶太復國主義之形成及演變

杜子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黃琬琚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1897 年在瑞士巴瑟爾（Basel）召開的第一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上，主席赫爾茨（Theodor Herzl, 1860-1904）針對猶太人的復國運動發表一段發人省思的宣言作為大會結語（Herzl, 1983: 539）：

我已建立了猶太國。當我今日在此明確宣示之際，將遭來舉世的訕笑。但或許 5 年，至多 50 年此一宣示終將實現。……我已逐漸喚醒同胞的建國熱情並令其感受到這是一場國民大會。

此語一出，招致而來者不僅只是訕笑而已，還引發反猶人士變本加厲的醜詆，甚至導致許多同胞嚴詞批判該宣言陷其處於不利之境。上述場景說明猶太復國主義在本質上所具之複雜性，以

及其在發展歷程上所面臨的巨大困境。對於一個亡國已 2 千餘年並飽受「飄泊離散」(Diaspora)之苦的民族，若干猶太有識之士受到 19 世紀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進而思考如何彰顯自身民族的價值並具體擘劃民族未來的前景，致而啓發出猶太民族運動，即「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或音譯為錫安主義)的理想。

然而猶太民族運動在推動之際卻面臨實際困境。由於猶太人歷經 2 千餘年的飄泊流亡，已衍生出語言風俗殊異的猶太群體，以及猶太人尊奉的民族聖地巴勒斯坦位於大部分猶太人所居領域之外且受他人所掌控的無奈，因而加深建立猶太人對於民族未來走向形成一致化看法的困難，即令有猶太教信仰作為全體猶太人共同之依憑，然而受制於國際現實的影響，猶太民族運動者被迫不得不採行各種方案應對之，因而對於民族運動的前景——謀求一片可供安身立命的民族「家園」，作為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而成為各國境內的自治單位，抑或是追求建立一個自身民族所屬的獨立國家，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

這種因外在因素而導致猶太人對民族走向的歧見紛爭中，充分說明猶太復國主義人士因自身民族處於失根無土的狀態，缺乏一片民族聚集的核心領域，使其訴求全然橫遭漠視。誠如赫爾茨上述所言，猶太復國主義者面臨此一艱鉅挑戰下，逐步認清唯有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自主的以色列國家，才是永保猶太民族萬世生機之道。然而缺乏政治實力的殘酷現實，即令有此深刻體認卻仍無力抗拒國際強權政治的操縱，竟只能沉痛無助地面對 600 萬同胞橫遭血腥屠戮的悲劇。此種民族血淚的代價終在戰後極度凝聚全體猶太人的建國共識，使猶太復國主義建國巴勒斯坦的目標，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的聲明中終底於成。

以下本文試圖由近代民族主義對於猶太民族意識的喚醒，並如何從中啓發猶太復國主義的想法，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在反猶主義下的蓬勃發展與其所面臨的困境爲題而進行分析，行文之初，則須略微回溯猶太民族及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

貳、猶太人從迦南之民步向漂泊離散之途

猶太人爲閃族（Semites）之一支，閃族語系諸部族約在紀元前 2500 年左右，分佈於西起地中海東岸，東至兩河流域，以及南抵阿拉伯半島及北非衣索比亞等地，其中包括巴比倫人（Babylonians）、亞述人（Assyrians）、希伯來人（Hebrews）及阿拉伯人等數十支分支部族，其中希伯來人即是後來通稱的猶太人。

希伯來人的最初發源於兩河流域的南端。依《舊約聖經·創世紀》的記載，約紀元前 1950 年左右，希伯來人始祖亞伯拉罕（Abraham）奉上帝耶和華之命而率領族人西遷至迦南地（Canaan）（Craig, et al., 2009: 64），其孫雅各（Jacob）因耶和華之神喻而易名爲「以色列」（Israel，意爲「神之勇士」）。以色列有子 12，其後分別成爲 12 個部落之首，其中第四子爲猶大（Judah），後漸成爲 12 部落中最強大之一支。約紀元前 1600 年時，因迦南發生連年飢荒，迫使部分族人遷入埃及。直至紀元前 1250 年，先知摩西（Mose）率領族人離開埃及，展開歸根返鄉之路，並接受『十誡』（*Ten Commandments*）在內的摩西律法，秉遵耶和華之戒律，猶太教（Judaism）成爲世上最早的「一神教」（Monotheism）（Kinder & Hilgemann, 1964: 37）。

希伯來諸部族其後在約書亞（Joshua）率領下，重返迦南故土。紀元前 11 世紀，掃羅（Saul）稱王，希伯來人初步國家組織浮現，其後其部下大衛（David）取而代之並統一迦南全境，隨即在猶太人的土地——猶地亞（Judea）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希伯來王國，其時為紀元前 1000 至 961 年之期。大衛之子所羅門（Salomon）即位之後，希伯來王國國勢步入鼎盛之期，在其統治下，於首都耶路撒冷的錫安山（聖殿山）建立了猶太一神教聖殿（Kinder & Hilgemann, 1964: 37）。然而好景不常，所羅門王逝世之後，希伯來王國分裂為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國及南部的猶太王國，先後於紀元前 721 年及 586 年亡於亞述帝國及加爾底亞帝國之手，耶路撒冷的聖殿橫遭摧毀，大批猶太人被放逐至巴比倫，史稱「巴比倫幽禁」（Babylonian Captivity, 587-38 B.C.）（Craig, et al., 2009: 65）。這種亡國的創傷強化猶太人以耶路撒冷錫安山為其精神依歸，其後在猶太人群聚之處就出現猶太會堂（Synagoge），祈禱之餘並心生重回上帝「應許之地」——即「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的堅定信念。

紀元前 539 年，加爾底亞帝國為波斯帝國所滅，猶太人重返故土，紀元前 520 至 515 年間並重建聖殿於耶路撒冷錫安山，是為猶太教的第二聖殿（Craig, et al., 2009: 65）。數世紀後，猶太人終在紀元前 148 年重建猶太王國，歷時達 75 年之久。直到紀元前 63 年左右，羅馬人勢力擴張到東地中海地區，猶太人再次亡國，第二聖殿亦在 70 年時全遭焚毀。羅馬人且在 135 年將猶地亞更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那（Syria Palaestina），並將大批猶太人強行遷移到羅馬，意圖根除猶太人與母土間的關聯（Kinder & Hilgemann, 1964: 39）。

自從基督教勢力擴張之後，堅持獨特信仰的猶太人處境日艱，若干居留於故土的猶太人在 11 世紀後期開始的十字軍東征時幾乎盡遭屠殺殆盡，卻激發許多流散各地的猶太人日後持續不斷地返鄉。歷經中世紀至近代的數百年的持續移入，至 1800 年仍約有 5,000 名左右的猶太人居處於原鄉（Krupp, 2001: 15）。當然經過兩千多年來的飄零流亡，落籍於其他國家的猶太人，雖仍保持猶太教信仰，但未必堅持必須重返故土，而是尋求所處國家認可其少數民族地位。然隨著 19 世紀後期種族主義及反猶主義的激進化而使其願望愈發難以實現，爲了對抗日漸高漲的反猶浪潮，猶太有識之士遂致力於推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叁、反猶行動的發展及反猶主義的出現

由於尊奉獨特的猶太一神教信仰及不願參與公眾事務，猶太人因而在歷史上總被視爲「邪惡的異類」而屢遭他族歧視與迫害。希臘羅馬時期，統治當局祭祀崇拜諸神，認爲眾神均同享供奉於萬神廟（Pantheon）之榮耀，然此種看法全然抵觸猶太人一神教信仰，因而遭其斥爲「偶像崇拜」，此舉導致當局採行激烈手段迫害猶太人（Abel, 1975: 41）。基督教興起後，猶太人境遇更形艱難。緣自基督教信徒認爲耶穌是因遭猶大出賣而亡，此等劣行根本不配作爲上帝的選民，據此基督教世界必須嚴厲懲罰猶太人，猶太人就因而被烙印上諸如貪得無厭、冷漠無情及毗睚必報等負面評語而廣遭迫害（Vetter, 1989: 9-11）。尤其自十字軍運動興起以來，凡十字軍武士行經之處，幾皆以猶太人之鮮血祭旗；

黑死病肆虐期間，猶太人更橫遭謠言誣蔑而成爲代罪羔羊，大批亡於盲目濫殺之中。至 1492 年時，西班牙及葡萄牙甚且將不願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全部驅離。18 世紀之時，在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強調人道主義的思維下，猶太人的經社地位稍獲改善，不過實質上，猶太人仍受到各國有意無意的刁難歧視而成爲社會邊緣人（Ben-Sasson, 1995: 107）。

至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拿破崙統治之期，猶太人在中西歐各國才終於逐步獲得解放，在法律上猶太人被賦予與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平等權利並取得公民權（Fernández-Armesto, 1994: 401）。至於東歐猶太人處境則更形惡化；俄羅斯帝國自 19 世紀上半葉以來，對猶太人採行一系列的強制同化政策，企圖從宗教信仰上徹底剷除猶太人的根源；至 19 世紀後期之時，俄境各地反猶浪潮愈演愈烈，全國各地「屠殺」（Pogroms）猶太人及其社區的事件如野火燎原般四處漫延，歷時長達數十年之久（Aronson, 1990: 59）。

與之同時，中西歐的猶太人處境雖較先前爲佳，然處於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下，各國民族主義者強烈質疑懷抱「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猶太人是否真心效忠於其所屬國度，因此他們在輿論界持續地對猶太人採取進行極端歧視、誣蔑及醜詆的宣傳手法。此種民族主義者的宣傳號召廣受各國基督教信徒、保守人士及許多中產階級的支持，使得反猶思想與行動逐步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基礎。19 世紀下半葉種族主義興起後，反猶作家更大量援引種族主義理論，從而形成反猶主義的立論基礎。

種族主義理論的發端者係法人哥畢諾 (Comte Joseph Aurthur de Gobineau, 1816-87)，他又被稱為「近代種族主義之父」。1854 年出版其代表作《人類不平等論》(*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內容宣揚亞利安人 (Aryans) 為世上最優秀的種族，他雖認為亞利安人在先史時期與其他異族的混血不可免，但須適可而止，否則必定造成創造力的衰退，例如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及 1848 年二月革命後陷於動亂狀態的法國即為顯例。哥畢諾的種族主義論點成為當時絕佳的反猶宣傳工具，並進而成為反猶主義理論建構之所由 (Davies, 1996: 734-35)。

「反猶主義」一詞在學術界的運用最早見之於德國記者兼種族學者馬爾 (Wilhelm Marr, 1819-1904)，其於 1879 年所出版的代表作《猶太人種戰勝日耳曼人種》(*Der Sieg des Judenthums über das Germanenthum*) 一書中，首度運用「反猶主義」(Anti-Semitism/Antisemitismus) 一詞。馬爾聲言猶太人裂解歐洲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導致各國社會內部因歧異而無法一體化，因而務須將「猶太人的解放」轉變為「從猶太人 (的控制中) 解放出來」，這係國家認同感建構的必要條件。同時馬爾以種族及文化特性來明確區隔猶太人及亞利安人種 (日耳曼人種) 間之不同。其要點主要有四：(1) 亞利安人種在體能、健康及道德層面上皆優於猶太人種；(2) 亞利安人種天性單純且質樸虔誠，猶太人種則滿懷淫邪且心機狡詐；(3) 亞利安人種安身立命於誠實事業之經營，猶太人種則傾力鑽營於投機、剝削及高利貸業務；(4) 亞利安人種為人類精神文明成就如哲學、宗教及自然科學的創建者，猶太人種則是此種成就的偽造者及剽竊者 (Pulzer, 2004: 108)。

威廉·馬爾的反猶主義理論建構後，授予了各國反猶人士立論的依據，使得全歐各國境內的猶太人紛紛受到程度不等的迫害。相較於德意志第二帝國境內層出不窮的迫害猶太人事件，俄國自 19 世紀末葉以來，持續爆發的「屠殺」猶太人暴行尤為駭人；此外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德雷福事件」(Dreyfus Affair) 所引爆的反猶浪潮，亦令猶太人為之震懾不已。該事件肇端法國反猶種族主義者指控一名猶太裔軍官德雷福充當德國間諜而欲圖顛覆法國而起，事件旋演變為法國嚴重的政治事件，該事件從 1894 至 1902 年纏訟近十年之久，其後雖以查無叛國之嫌而將已置身囹圄數載之久的德雷福無罪釋放，卻已使法國國際威望大損。德雷福事件清楚突顯出當時法國社會潛伏反猶思想及種族偏見之深，此種現象說明，反猶主義雖是德國人所創，卻是由法國人將之廣為傳佈(麥可·本恩斯，2003：25)。

近代反猶行徑的逐步走向極端化，刺激猶太民族運動者深入思索自身作為飄泊離散民族的定位問題，致使猶太復國主義逐步走向興旺之期。

肆、猶太復國主義的形成及發展

「猶太復國主義」一詞首見之於 1882 年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比恩鮑姆(Nathan Birnbaum, 1864-1937) 的作品，用以形容當時熱情昂揚的猶太民族運動。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初並非以政治面向而出現，早在 18 至 19 世紀之交時該主義即以文化面貌而呈現端倪，其興起背景則與 19 世紀中東歐地區的其

他民族運動的發展歷程有類似之處。

捷克歷史學家何洛赫（Miroslav Hroch）曾針對中東歐各個民族主義的形成特點，作深入研究而得出下列成果。他認為一個民族在推動自身民族的重生可分為三階段：（1）各民族的歷史學者、文人作家及藝術家等，致力於發掘遭統治當局壓迫或漠視的自身民族的歷史、語言及文化傳統，這些人士並無政治意圖，純粹只是期望能夠繼續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及傳統於不墜。（2）當學者的工作內容漸為各民族的有識之士所明瞭後，這些知識份子隨即以學者研究成果而作為自身民族真實存在的證明，並以慷慨激昂的方式向廣大平民百姓宣揚自身民族的獨特價值，藉此激起所屬民族的民族情感。（3）廣大的民眾接受其說而逐步參與自身民族運動，從而爭取自治地位，甚至最終走向完全獨立國家的境界（Hroch, 1968: 25）。以上述觀點言之，猶太民族運動最初亦是由文化運動發其端，而其源起則應回溯至 19 世紀初歐洲思想、政治及社會的發展及猶太社會對之所作的回應。

在 19 世紀初，近代民族主義風潮逐漸波及全歐，尤以當時中東歐地區為然，係因當時該區各民族國家仍未建立，全境仍處於傳統封建的多民族大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境內分崩離析的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若干有識之士，尤其是德意志文人作家，對於自身民族文化長期受到忽略甚為不滿，因而關注自身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首發其端者係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赫德強調德意志民俗及語言的重要性，認為一個民族就是藉由自身語言及傳統文化所型塑而成（Herder, 1967: 230-44）。此種觀點後就形成「德

意志浪漫主義」(Deutsche Romantik)的風潮，並在後來德人的反法解放戰爭中進一步發酵。由於拿破崙大軍佔領德境期間的橫征暴斂引發德人強烈反感，導致其奮起抗敵，從中激發出強烈民族自尊心，使德意志浪漫主義者的訴求——藉由珍惜過去自身民族的文化遺產而尋求民族的再生力量，在德境得到廣泛的回響，遂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浪潮臻於澎湃洶湧之境。德意志浪漫主義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風潮，對整個中東歐世界影響鉅大，由於統治者之故，中東歐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各民族長久以來皆處於德意志思想界的深遠影響下，致使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思潮，滲入同時期猶太作家及學者的思想內，並化為推動復興猶太歷史文化的大業之中。

啓發猶太文化復興熱潮的第二重要因子則為「猶太啓蒙運動」(Haskala)。該運動約 18 至 19 世紀之交時發端於普魯士京都柏林，其後逐步波及至廣大的猶太人社區。由於長期受到啓蒙哲士如伏爾泰所鼓吹的宗教寬容及人道主義的薰陶，以及針對中西歐各國政府的猶太人解放行動所起的反思，猶太有識之士深感亦須修正自身宗教信仰的排外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於是就形成了猶太啓蒙運動。許多猶太人在社會地位改善同時，積極響應猶太啓蒙運動，投身所處國度各個領域的發展 (Fernández-Armesto, 1994: 401)。同時在德意志境內亦出現猶太教改革派，致力調合猶太教教義與現實社會生活之間的落差 (Davies, 1996: 844-45)。此外援引當代新式的教育理念而建立的猶太世俗學校教育，使得教育廣為普及至猶太人的社區之中，不僅培養出大批卓越的猶太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猶太人為保存自身文化而出現的猶太

文化復興運動 (Davies, 1996: 844-45)。

浪漫主義思潮所引發的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及猶太啓蒙運動促使猶太人開始珍惜自身歷史文化及民俗傳統，並賦予其極高的價值。這項猶太文化復興行動最初肇端於猶太人的語言復興熱潮，在東歐，從 18 世紀末開始，原本已成死亡語言的希伯來語 (Hebrew) 被深入研究，除了猶太會堂的禮拜用語之外，若干猶太學者將之廣泛運用於文學創作之中，試圖藉由猶太社區綿密的網絡關係而使之重新成為猶太人間重要的溝通工具，期盼藉此喚醒猶太民族對昔日希伯來王國盛世的緬懷。稍後的 18 至 19 世紀之交之期，東歐猶太人廣為使用的意第緒語 (Yiddish) 更被大力提倡，爲了加強形塑猶太民族一致的歸屬感，若干學者亦試圖融合兩種語言而建構出單一語言，於是出現了以希伯來字母來拼寫意第緒文的呼聲，其奮鬥獲得一定程度的成果，時至 19 世紀中葉之時，以此種新型書寫型式的純文學作品及出版文獻在猶太世界的出版業中佔有可觀的數量 (Davies, 1996: 844-45)。不過猶太世界的領導人對於希伯來語與意第緒語的使用，始終存有不同的看法，這種語言使用之爭最後甚至擴大至政治前景立場上的分歧，導致猶太民族運動者內部出現了路線之爭，這將在後續篇章中深入分析之。

隨著猶太文化復興運動逐步取得成就及全歐各地愈漸增強的反猶行徑，猶太民族運動就走向了第二階段，即自身民族情感被喚醒之期。如同前述，自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猶太人在俄帝國的處境愈見悲慘，各地迫害猶太人暴行不時上演，此舉刺激猶太人的民族情感並進而思索應對之道。1861 年源出普屬波蘭的猶